

唐

文

粹

唐

文

粹

唐文粹卷第八十

吳興姚 鉉纂

書啟二 總一十首

論兵

勸裴相不自出征書

李翱

上安邑李相公安邊書

林蘊

上周相公書

杜牧

上司徒李相公論用兵書

上宰相元衡弘靖書

林蘊

上宰相安邊書

李觀

上澤潞劉司徒書

杜牧

上招討宋將軍書

羅隱

上韓舍人行軍書

吳武陵

上李太尉論北邊事啟

杜牧

勸裴相不自出征書

李翱

三兩日來皆傳閣下以淄青未平又請東討雖非指的或慮未實萬一者有之只可先事而言豈得後而有悔郭汾陽二李太尉立大勳而不當國政閣下以舍人使魏博六州之地歸矣自秉大政兵誅蔡州久而不克奉命宣慰未經時而吳元濟生擒矣使一布

衣持書涉河而王承宗恐懼委命割地以獻矣自武德已來宰相居廟堂而成就功業者未有其比是宜以功成身退養德善守爲意柰何如始進之士汲汲於功名復欲出征以速平寇賊之爲事邪自秦漢以來亦嘗有立大功而不知止能保其終者卽韓侍中親率重兵以壓境矣田司空深入賊地以立功矣凡人之情亦各欲成功在已唯恐居下顧宰相銜命領三數書生指麾來臨坐而享其功名奪人之功不可一也功高不賞不可二也兵者危道萬一旬月不卽如是坐棄前勞不可三也凡三事昭灼易見豈或事在於已而云未熟邪伏望試以狂言訪于所知之厚者意切辭盡不暇文飾伏惟少賜省察翺再拜

上安邑李相公安邊書

林蘊

愚嘗十分天下之事知其弊者太半二年冬輒獻書思相公正而行之嗟乎無位而言輕相公猶未爲行其切者國家有西土猶右臂也臂之附體豈不固歟臂之不存體將安舒愚以此輒敢重陳

利病思相公念而行之當昔漢室彼爲內府囊駮走馬曾不虛日
咫尺萬里煙塵不動是以司馬遷班固得弄刀筆夸大漢功德炳
然與三代同風洎房杜佐太宗文皇帝剗革凶孽天下廓清姚宋
佐立宗明皇帝聲明文物照耀殊俗後之輔弼不能嗣守故我疆
我理腹於犬羊嗚呼今所殘者惟北抵爾郊西極汧隴不數百里
則爲外域可不痛哉可不惜哉且馭馬者必右執策左執綏恐其
有非常之患也儻若臂不勝力體不安坐則跼齧立至豈惟泛駕
乎此事雖小可以喻大相公得不念之乎愚嘗出國西抵于涇原
歷鳳翔過邠寧此三鎮得不爲右臂之大藩乎自晝藩維擁旄鉞
者殆數十百人惟故李司空抱玉曾封章上聞請復河湟事亦旋
寢功竟不立爾來因循誰復尸之故朝受命而夕寢行日貴富而
月驕慢跨廣衢而羅甲第指長河而固盾嗣士卒窮年不離飢寒
以月繫時力供主將死則已矣賞終不及如棄鳥獸附於藪壤故
死者飲恨於地下生者吞聲於邊上五十餘年無收尺土之功者

豈朝廷不以爲慮乎命將不得其人乎愚以此竊知不惟土地未可復且慮犬戎馳突不一日二日則彼三鎮强者閉壘自守弱者棄壁而逸豈暇爲國家以卻戎虜乎愚所謂臂之不存體將安舒今刁斗不聞煙塵不飛蓋宗社之靈也豈禦守者之有功乎且食租則可以備飢衣稅則可以禦寒衣食足然後可以教攻戰朝廷旣切念邊軍不遑終夕飛芻輓粟常恐後期然而荷戈負戟者終歲而餓其來已久時莫能更雖度支有兼知之名節度有營田之目皆以貨利相誘彼貲公之賓僚悉皆和糴斗粟必欺於丈素一言可致其贏金如此則士卒不得不飢寒將帥不得不奢侈欲其攻戰其可得乎此所謂借寇兵而齎盜糧也其可謂之禦戎乎伏料相公亦已垂意矣愚竊謂弊旣久矣可革而化之化之之術在相公暫迴頃刻之慮思之思之得人則如班超之傳不難得也相公必命將取其封錫已榮者則封錫已榮矣彼復何求以此戰不尅攻不得何莫不由斯人之徒歟因此言之則又不唯安邊之未

得人也相公必以爲人不易知儻斷然有一介之士敢露肺肝相公復能特達獎拔俾爲干夫之長得以自置於秦隴之外接彼犬戎之域三歲考績能則優獎否則孥戮已乎此賈生終童感激於前跡其慷慨不爲不至蓋時之不見信也不知相公以愚此言爲率爾乎以其斷然一介之士亦能成功立事乎且天下巖居谷隱之人悉皆有心但用與不用也假如登奉常之第者未必盡能文章爲牙門之將者未必盡能威敵況漢之爲漢多有異材豈唐之爲唐獨無奇士也伏惟圖之

上周相公書

杜牧

某再拜伏以大儒在位而未有不知兵者未有不能制兵而能止暴亂者未有暴亂不止而能活生人定國家者自生人已來可以屈指而數也今兵之下者莫若刺伐之法詩大雅維清奏象舞之篇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迄用有成維周之禎象者象武王伐紂刺伐之法此乃文王受命

受殷王專征之命也

七年五伐留戰陣刺伐之法

遺之武王武王用以伐紂而有天下致之清平爲周家之禎祥周公居攝祀文武於清廟作此詩以歌舞文武之德其次兵之尤者莫若鉤援衝壁今之一卒之長不肯親自爲之詩大雅周公皇矣美周之詩曰以爾鉤援以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此實文王伐崇墉傳于其城以臨車衝鉤援其城文王親自爲之夫文王何人也周公詩之夫子刪而取之列于大雅以美武王之功德手弦而口歌之不知後代之人何如此三聖人安有謀人之國有暴亂橫起戎狄乘其邊坐於廟堂之上曰我儒者也不能知兵不知儒者竟不可知兵乎竟可知兵乎長慶兵起自始至終廟堂之上指蹤非其人不可一二悉數高宗朝薛仁貴攻吐蕃大敗於大非川仁貴曰今年歲在庚午不當有事于西方此乃鍾鄧伐蜀身誅不返昨者誅討党羌徵關東兵用於西方是不知天道也邊地無積粟師無見糧不先屯田隨日隨餉是不知地利也兩漢伐虜騎兵取於山東所謂冀之北土馬之所生馬良而多人習騎

戰非山東兵不能伐虜昨者以步騎百不當一是不知人事也天
時地利人事此三者皆不先計量短長得失故困竭天下不能滅
樸楸之虜此乃不學之過也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則謀人之國不
能料敵不曰棄國可乎某所注孫武十三篇雖不能上窮天時下
極人事然上至周秦下至長慶寶曆之兵形勢虛實隨句解析離
爲三編輒敢獻上以備閱覽少希鑑悉苦心卽爲至幸伏增惶惕
之至某頓首再拜

上司徒李相公論用兵書

伏覩明詔誅山東不受命者廟堂之上事在相公雖樽俎之謀算
畫已定而賤末之士芻蕘敢陳伏希捨其狂愚一賜聽覽某大和
二年爲校書郎曾詣淮西將軍董重質詰其以三州之眾四歲不
破之由重質自誇勇敢多算之外復言其不破之由是徵兵太雜
耳徧徵諸道兵士上不過五千人下不至千人旣不能自成一軍
事須帖附地主名爲客軍每有戰陣客軍居前主人在後勢羸力

弱心志不一旣居前列多致敗亡如戰似勝則主人引救以爲己功小不勝則主人先退至有殲焉初戰二年已來戰則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二年已後客軍殫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搏縱使唐州軍不能因雪取城蔡州事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州祇令保境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潤弩手令其守隘卽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者上黨之叛復與淮西不同淮西爲寇僅五十歲破汴州襄州襄城盡得其財貨輸之懸瓠復敗韓全義於潁上多殺官軍四萬餘人輸輦財穀數月不盡是以其人味爲寇之腴見爲寇之利風俗益固氣燄已成自以爲天下之兵莫我與敵父子相勉僅於兩世根深源濶取之固難夫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隸建中之後每奮忠義是以鄆公抱真能窘田悅走朱滔常以孤窮寒苦之軍橫折河朔强梁之眾貞元中節度使李長策卒中使提詔授與本軍大將但軍士附者卽授之其時大將來希皓爲眾所服中使將以手詔付之希皓

言於眾曰此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中使言面奉進旨祇令此軍取大將授與節鉞朝廷不別除人希皓固辭押衙盧從史其位居下因潛與監軍相結超出伍曰若來大夫不肯受詔某請且句當此軍監軍曰盧中丞若肯如此此亦固合聖旨中使因探懷取詔以授之從史捧詔再拜舞蹈希皓迴揮同列便北面稱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從史邇後漸蓄姦謀養義兒三千人日夕煦沫及父虔死軍士留之表請起復亦祇義兒與之唱和其餘大將王翼元烏重胤第五釗等及長行兵士並不同心及至被擒烏重胤坐於軍門喻以禍福義兒三千一取約束及河陽取孟元陽爲之統帥一軍無主僅一月日曾無犬吠況於他謀以此證驗人心忠赤習尙專一可以盡見及元和十五年授與劉悟時當幽鎮入覲天下無事柄廟算者議必銷兵雄健敢勇之士百戰千攻之勞坐食租賦其來已久一旦黜去使司編戶紛紛諸鎮停解至多是以天下兵士聞之無不

忿恨至長慶元年七月幽鎮乘此首唱爲亂中義一軍初亦鬱拂
及詔下誅叛使溫起居造宣慰澤潞便令發兵其時九月天氣已
寒四方全師未頒中冬衣服聚之授詔或伍或離垂手強項往往
諍語及溫起居立於重榻大布恩旨并䟽昭義一軍自七十餘年
忠義戰伐之功勞安史已還叛逆滅亡之明效辭語旣畢無不懽
呼人衣短褐爭出效命其時用兵處處敗北惟昭義一軍於臨城
縣北同果堡下大戰殺賊五千餘人所殺皆樓下步射搏天飛者
賊之精勇無不殲焉賊中大震更一月日田布不死賊亦自潰後
一月其軍大亂殺大將磁州刺史張汶因劫監軍劉承階盡殺其
下小使此實承階侮媒一軍侵取不已張汶隨王承元出於鎮州
久與昭義相攻軍人惡之汶旣因依承階謀欲殺悟自取軍人忌
怒遂至大亂非悟獨能使其如此劉悟卒從諫求繼與扶同者祇
鄆州隨來中軍二千耳其副倖賈直言入責從諫曰爾父提十二
州地歸之朝廷其功非細祇以張汶之故自謂不繫淋頭竟至羞

死爾一孺子安敢如此從諫恐悚不敢出言一軍聞之皆陰然直
言之說值寶厯多故因以授之今纔二十餘歲風俗未改故老尙
存雖欲劫之必不用命伏以河陽西北去天井關強一百里關屬澤州
關隘多山井泉可鑿雖有兵力必恐無功若以萬人爲壘下窒其
口高壁深塹勿與之戰忽有敗負勢驚洛師蓋河陽軍士素非精
勇戰則不足守則有餘成德一軍自六十年來世與昭義爲敵訪
聞無事之日村落鄰里不相往來今王司徒代居反側思一自雪
況聯姻戚願奮可知六十年相讎之兵仗朝廷委任之重必宜盡
節以答殊私魏博承風亦當效順然亦止於圍一城攻一堡刊木
堙井係纍稚老而已必不能背二十城長驅上山徑擣上黨其用
武之地必取之策在於西面今者嚴紫塞之守備謹白馬之隄防
祇以忠武武寧兩軍以青州五千精甲三齊兵青最勁宣潤二千弩手
由絳州路直東徑入不過數月必覆其巢何者昭義軍糧盡在山
東澤潞兩州全居山內土瘠地狹積穀全無是以節度使多在邢

州名爲就糧山東糧穀旣不可輸山西兵士亦必單鮮擣虛之地
正在於此後周武帝大舉伐齊路由河陽吏部宇文弼曰夫河陽
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戍小山
平用武之地莫過於此武帝不納無功而還後復大舉竟用弼計
遂以滅齊前秦苻堅遣將王猛伐後燕慕容容偉大破偉將慕容評
於潞州因遂滅之路亦由此北齊高歡再攻後周路亦由此而後
周名將韋孝寬齊王攸常鎮勳州王壁城今絳州稷山縣是也故東西相伐
每由此路以古爲證得之者多以某愚見不言劉稹終不能取貴
欲速擒免生他患昨者北虜纔畢復生上黨賴相公廟算深遠北
虜卽日敗亡儻使北虜至今尙存沿邊猶須轉戰迴顧上黨豈能
討除天下雖言無事若上黨久不能解別生患難此亦非細自古
皆因攻伐未解旁有他變故孫子曰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伏
聞聖主全以兵事付於相公某受恩最深竊敢干冒威嚴遠陳愚
見無任戰汗某頓首再拜

上宰相元衡弘靖書

林蘊

陸賈有言天下有事屬在將天下無事屬在相伏惟相公兼將相之重任執殺生之大柄蘊亦竊被教化忝在陶鈞之內四海安平某則與歌虞贊魯之人爲儔苟有妖孽某安敢不隳裂肝膽爲相公之腹心乎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伏願相公少賜採擇焉道路云云以爲淮西兇黨侵犯疆鄙某伏料相公制置如在諸掌矣然則舜有天下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欲天下之誠畢見矣平津侯開東閣以延天下士欲天下之美惡畢知矣伏惟相公抱赫赫濟時之略佐明明聖上之朝某切願相公以平津之德致聖上廣帝舜之道使天下之事可重而實諸掌則淮西之寇不足以爲患矣某幼讀書不求甚解但見古人之有建功立事者心則慕之以是十試藝於春闈竟不成名今爲河朔一從事耳苟不自言其誰爲言於相公乎且人生天地之間必合達天地之性苟違天地之性者是天地之棄物也今淮西兇黨是天地已棄之物相公誠順天而

誅可不偉歟某竊聆議者謂淮西兵強不與恒鄆兩軍犄角相應此皆腐儒豎子之言不足與相公計大事何者自兵興已來僅六十年人皆尙武各思功業彼或有逆此則有順以順討逆往無不剋爰自國初垂二百年時有悖逆孰爲存者今天下藩鎮六十甲士百萬雖有依違未盡化者不四三所耳議者若以爲申說言淮蔡必強則陳許安得而弱乎況以人敵人彼亦人也以兵刃敵兵刃彼亦兵刃也或示其弱則過不在士卒伏計此事以經相公心矣某請徵四年冬出師討恒陽之事明之初王承宗阻兵盧從史潛應天兵欲進賊必知之況內邱與臨城祇二十里北爲賊境南是天兵兩處傍山俱置死地堯山與高邑其據一川若盧從史必議引兵直進則趙州高邑立可屠之此旣不備彼又得計豈得賊勢彊而天兵弱邪德宗朝韓全義統師自取退慙蓋緣淄青諸道悉會用兵所謂閭閻盜糧不得不敗且兵以售死爲效國以厚錫爲誠某竊知此者行營師徒苦役錫賚納於將帥饑寒加於士卒

欲其破虜其可得乎又朝廷獎用多藉舊人蓋取官崇或言望重殊不料彼已崇重更復何求以此取人往往皆失某輒賀相公昨者制置已得其人則陳許李光顏安州李聽唐州田秀誠功忠的立某亦素諳伏願相公任之不疑各委兵柄但絕常鄆兩處莫許知聞其餘連城惟在感激人一其性豈不易圖如此則相公之功不後郭尙父李令公之功也豈佐商輔周之德獨專美於前歟議者若以爲恒冀强梁相公則有魏博澤潞制之矣淄青暴慢相公則有梁宋徐泗制之矣以天下無限之勇士破淮西有數之兇賊孰謂不可然則某又切願相公用其勇敢之士分巡諸道將帥有不用命者許以軍法按之士卒有被饑寒者以其赤子保之如此則忠勇奮起姦謀自殄倒戈脫劒不日可期某久厯險難多見成敗比被劉闢欲殺無人薦論本使程僕射入朝之時再三邀請某以謂已出萬死固求一伸窮困蹉跎竟無知者程僕射禮惠逾厚某又愛彼功名至元和十六年方受奏請旣奉恩詔兼授憲官心